



毛主席教導下

傅連暉

在毛主席教导下

傅 連 璋

封面图：阿 老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2F78/23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1309 字数53,000 开本787×1092 纯 $\frac{1}{32}$ 印张3 $\frac{1}{16}$ 插页3

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9,001—253,000册

定价(1) 0.22元

前 言

三十年前，紅軍解放了我的家乡——福建汀州，我开始参加了革命工作。不久，我得到了一个光荣的任务，組織上要我負責对毛主席的保健工作，因此能长期跟随在毛主席身边。在那艰苦的革命岁月中，毛主席生动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，結合中国的实际情况，領導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，狠狠地打击了疯狂的敌人，使革命力量不断地成长壮大起来。那时候，毛主席常常穿一套旧軍装，戴一頂旧軍帽，不是坐在小屋的桌旁夜以繼日地草拟指导全国人民革命的文件，就是看材料，或是外出开会，做別的工作，終日沒有休息。他那种由于对人民的高度关怀和爱护，由于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給革命事业而具有的惊人的工作精神，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，以及对同志的关怀等等，深深地教育和感动了我。几十年来，我深深地感到，毛主席真是我們全国人民最好的老师！在毛主席的身上，充滿了伟大共产主义者的崇高风格。

現在离那时已有三十年了。但过去的这一切，却历历在目。全国解放后，我就想把这些珍贵的材料，这些活

的共产主义教育的材料写出来，贡献给全国人民，特别是青年人，让大家从毛主席的作风中得到深刻的教育，因此，我写了这本书。

这本书里共有七篇文章，记下了一九二九年在一九三八年間，毛主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些真实故事，各篇互有联系。故事内容大致包括：毛主席对医务工作的关怀，在他的亲自指导下，红军的第一所医院和医务学校创立的情况；一九三四年毛主席在病中的艰苦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，及对同志的关怀；长征中毛主席的雪里送炭；毛主席如何一步一步地引导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，并使我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等等。另外一篇不是关于毛主席的故事，而是南昌起义后的生活片断，我觉得对读者也有些益处，所以也收在这本书里。

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，不善于写作。幸得虞丹等同志的整理修飾，特在此致谢！而毛主席的崇高的共产主义作风，又是連最灵巧的笔也很难写得象现实那样美好、那样完全的，我的这本书只能说反映了现实的万万分之一而已。

希望读者们指正。

作者 1959年2月7日

目 次

前言.....	1
中央紅色医务学校.....	1
中央紅色医院的創立.....	6
毛主席在零都.....	29
长征中的雪里送炭.....	43
我的入党.....	55
革命的青春.....	68
南昌起义的伤员.....	90

中央紅色医务学校

一九三一年下半年，中央根据地已經巩固，过去曾經和白軍几次易手的汀州，也稳定地被紅軍控制了，成了中央根据地的一座大城市。那时，福音医院实际上早已变成了紅軍医院，經常住滿紅軍的伤病員。只是为了到白区購買藥品、訂閱報紙的便利，还保留着教会医院的名称。

一九三〇年紅軍第十二軍軍长伍中豪同志患了急性肺炎，正在医院里治疗。每天上下午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輪流来看他。有一天毛主席問我：“开办这样一所医院，每月要用多少錢？”我告訴他除原有基础外，每月只要補助二、三百块錢。

毛主席笑着說：“才需要这几个錢嗎？我們可以自己办。将来，我們还要去北京办大医院哩。”他接着又告訴我紅軍的卫生情况。

那时紅軍因为战斗頻繁，伤員增多，加之南方气候炎热多雨，瘧疾、痢疾、脚部潰瘍，是部队最常見的疾病，而且蚊虫特別厉害，被咬之后就紅肿潰烂。部队中医务人員非常少，远不能滿足需要。

毛主席望着我的眼睛和藹地說：“傅医生，你不但自己做医生，还要替紅軍訓練些医生才好。”

当时听了毛主席的話，我沒有馬上回答。大概主席很快就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当我正在低头沉吟的时候，耳边忽然又响起了毛主席的声音：

“懂多少就教多少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”

他的声調是这样温和而且坚定，那样准确地一下就揭破了我心头的顧慮。我的眼前顿时豁然敞亮了——我立刻觉得信心有了，办法也有了。我說：“好吧，我一定尽力去做！”

原来中央已經作出決定，要开办一所中央紅色护士学校。主席和我談过話后，就立刻通知江西、福建两个省政府，要各县挑选政治上可靠的有点文化程度的共青团員到汀州来。

學員很快就集中了，一共六十名，男女各半。从紅軍中調来三个残废的干部，一个担任校政治委員，两个担任政治指導員。一九三一年底，学校就开学了，校址設在汀州城內的万寿宮（江西会馆）。

这批學員虽然是挑选来的“知識分子”，其实文化水平还是很低，最多的也只識几百字。因此，每天除了学业外，还特地請了地方上的一个教师来教文化。講課时，我念一句，他們才能跟念一句；念了以后，还是不懂。我心想：“这样学下去，六个月能学到些什么呢？”

一天晚上，毛主席特地来看看學員們。我順便把這些情況向他彙報了一下。

毛主席安詳地回答我說：

“挑部隊最常見的病來教，挑部隊最常用的藥來教，講不懂，就做給他們看。”

就是这么簡單扼要的幾句話，却立刻解決了我好幾天來的苦惱。原來我還是按照陳舊的那一套公式來要求的，這當然不能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。我從主席這幾句話中，体会到一種革命的精神。他既指出了教學方針，又指出了教學方法。我高興得連忙告辭他，從頭考慮了一下我的教案。於是，確定每天上兩次課，臨床實習兩次。講課中遇到疑難問題，同樣通過實際動作來說明。例如講注射方法，就拿注射器在課堂上当面注射一次，果然學員們很容易就學會了。

學員們住在萬壽宮內的破敗的房子里，睡的是稻草地鋪，穿的是從家里帶來的便衣，吃的是糙米飯，因為白軍長期封鎖，沒有鹽吃，都是用酸菜、辣椒送飯。夜里四、五個人合用一盞茶油燈。即使在這樣艱苦的情況下，他們還時常學習到夜深才睡，因此，到畢業的時候，成績都很好。

一九三二年，毛主席親自帶着紅軍在福建的漳州打了一個大勝仗，回到汀州時，恰好紅色護士學校第一批學員畢業。記得朱總司令還特地趕來參加了畢業典禮，并

且講了話。

毛主席一回來，就找我談話。他說：“現在環境更加穩定了，我們應該訓練自己的軍醫，光會塗碘酒是不行的。”

我說：“訓練一個醫生不是容易事，起碼也得好幾年呀！”

主席說：“給你一年時間。假如環境好，可以兩年。”

我立刻警覺起來：原來我不知不覺又在舊公式中兜圈子了，卻沒有考慮革命的需要和環境的條件。於是，我連忙回答主席說：“我一定辦到！”

主席和我說過不久，中央紅色醫務學校就成立了。護士學校還未結業時，一軍團、三軍團都來催着要人了。後來，畢業生大部分被分配到前方部隊中去了，留下小部分成績最好的學員，加上新招收了一批，一共二十名，這就是中央紅色醫務學校的第一批學員。

和毛主席幾次談話後，自己感到思想方法和作風都穩健得多，這次接受了這項任務，知道非常繁重，心裡卻不象從前那樣緊張了。我仔細研究了部隊衛生工作的特點和作戰地區的特點，並決定在這一年內，把最基本、最迫切需要的技術知識，教給他們。白天上課，夜間編講義，一共編成了外科、內科、急救、處方、藥物學、綑帶學等六種講義，都在汀州城內用石印印刷出來。這給學員們學習上很大便利。後來一、三軍團還特地把講義翻印了

发到部队里去。

我們就是这样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之下，为我軍訓練了第一批医务人员。二十多年来，这些同志和部队一同南征北战，出生入死，有的为革命贡献了生命，其余都成了我軍卫生工作的领导骨干。

中央紅色医院的創立

一九三二年秋天，毛主席親自帶領紅軍，在福建漳州打了個大勝仗，消滅了國民黨張貞部隊一個師。漳州離廈門只有一百來里路。紅軍的聲威，不但使蔣介石反動集團心驚膽寒，而且震驚了帝國主義，當時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軍艦開到了廈門港，深怕我們進攻廈門。

勝利消息傳遍了全中國，我們醫院也沸騰起來了。正這時，陳炳輝同志從前綫回來了，他是在打漳州時派去當毛主席的保健醫生的。這一下，醫生和護士們把他圍了個水泄不通。我擠不過這些小伙子和姑娘，只得自覺地站在圈外，登上台階看着他。嘿！陳炳輝這小伙子已穿上軍裝了，鑲着紅五角星的紅軍帽扣在後腦勺上，帽沿高高地翹了起來，神氣得很。他臉色晒黑了，臉上沾着塵土，但很豐滿，嘴巴笑得咧開了，露出一口白牙齒。他肩上海掛了兩雙嶄新的膠底鞋，被人們一擁，四只鞋在前後擺蕩着。他忙着去握伸向他的幾十只手。

“陳醫生，前綫怎麼樣？你快給我們講講。”有個護士大聲地問。

“对啦！你快说说，这一仗打得蒋介石够受吧！”有人也說。

“那还用說，蒋介石的一个师給我們打得稀巴烂，师长张真差一点給我們抓住。”

“哈哈……太好了！”大家都为紅軍的胜利兴奋得跳起来。

“小陈，你打上仗沒有？”有个医生又問。

“怎么沒打上？从战斗开始到結束，一直在前綫，就是沒有摸到枪。”陈炳輝調皮地回答。

“沒有摸到枪，还說打上仗了呢！”有人笑着在他的胸口輕輕地捶了一拳，說，“陈炳輝，听說这次部队抓了很多俘虏，你抓到沒有？”

“俘虏！这一仗可多极了，战士們一抓就是好几个，我差一点也抓到一个。”陈炳輝伸出一个手指头，笑着說。

“你吹什么，当医生还能抓住俘虏？”又有一只拳头向他背上捶去。

“喂！你肩上挂了两双新鞋，哪里来的？”有人問。

“胜利品，敌人送給我的。”陈炳輝装得神气活現的說。大家爭先恐后，半搶半夺地拿起这两双鞋，翻来复去地看着，說着，笑着。胶鞋，本来是平常的胶鞋，但当时能在战斗中繳获这样的东西，是不多的，特別因为它是敌人送来的胜利品，大家更感兴趣。

我站在一旁，心里急着要問陈炳輝一件事，但大家七

嘴八舌，問這問那，我沒法插進去。這時見大家的注意力轉到膠鞋上去了，就向陳炳輝招了招手，陳炳輝也象心里有急事一樣，伸着脖子東張西望，在找人。一見到我，他機靈地從人縫里鑽出來，跟我走進了辦公室。

“傅院長……”

我等不及听他的話，插進去急問：“主席在战斗中身体可好？”

“主席身体还好，就是工作太紧张，精神很疲倦。”陳炳輝說。

“哦！”我似放心又不放心地應着。

“傅院長，我正要向你報告一個好消息。”

“什麼消息？”我問。

“主席來了。”陳炳輝笑着說。

“真的？現在在哪裡？”過度的興奮使我心跳得象打小鼓，我簡直不大相信自己的聽覺了。雖然這以前我知道毛主席要到我們醫院來休養，但沒想到來得這麼快。

“是真的！我請主席在老古井旁的樓上休息。”陳炳輝也激動地說。

“哎喲！我們還沒有准备好，怎麼辦呢？你為什麼不早点回來告訴我！”我又高興又着急。

“主席需要的東西很簡單，一張桌子，一張凳子，辦公用；另外有塊木板擱個鋪就行了。”陳炳輝說。

“可是……你知道，雖然主席的生活很儉樸，但他這

次是来我們这里休养,我們應該好好地招待主席才对。”

“对! 对!”陈炳輝听了我的话,也点头同意了。

“你看請主席住在哪里合适?”我征求陈炳輝的意见。

“就住在老古井旁的楼房里怎么样?”陈炳輝想了想說。

老古井在北山下,这座楼房是一所病房,过去徐特立同志患病时在这里住过,现在楼上住着周以栗同志,楼下住着陈正人同志。这座房子和其他的病房差不多,但环境較安靜。

“好吧。”我說。

我叫陈炳輝馬上去找了一两个人,到老古井旁,在楼下找一間房子,搬去一张木床,摆一张桌子,几把椅子,把房子打扫一遍;我去見毛主席。

不知是誰,在老古井旁看見了毛主席,把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医院,整个医院都喜气洋洋,紅軍打了胜仗,医院里又来了毛主席,这真是喜上加喜,双喜臨門,人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,特别是那些年輕的女护士,一个个都咧开了嘴。

我正往外面走,有个女护士悄悄地跟着我,向我要求:“傅院长,老古井病房里有事就派我去,好嗎?”我看了她一眼,从她脸上看穿了她的心事。她怕我不答应,又急急地补充一句:“我一定完成任务。”我听了忍不住笑了,对她說:“好吧! 有事再說吧!”

快走回医院时，又有人向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。

我母亲在家中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这个消息，连忙叫人来问我是不是真的，我证实后，听说她马上来了个总动员，叫女儿、儿媳妇、孙子、孙女一起动手，把家里家外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就好象毛主席要到我们家去休养一样。

这天，天气晴朗，我一走出医院，就见北山屹立在晴空下，山上的苍松、翠柏披着阳光，生气蓬勃，这山、这树，似乎也通了灵性，盛装欢迎着贵客。我快步走到老古井旁，进了楼，知道毛主席在楼上周以栗同志的房间里，就匆匆地上了楼。

毛主席穿了一套旧灰军装，头戴八角红星帽，人很瘦，脸上现出疲劳的神色。他正在和周以栗、陈正人同志谈话。

我走上前去，说：“主席，你来了。”

毛主席见了我，站起来，握住我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是啊！傅医生，你身体怎么样？”

“我身体很好，”我说，“主席，你瘦了，身体不舒服吧？”

“还好，就是有一点疲倦。”毛主席坐到椅子上，无所事事地说。

毛主席和我们随便谈了一会，我请毛主席去楼下休息，毛主席说：“不忙休息吧，你带我看看你们的医院。”

我陪着毛主席到了医院。毛主席见了医生和护士，都一一和他們亲切地握手。这一下大家都心滿意足了。

我陪着毛主席參觀了医院中的手术室、換药室、药房和病房。毛主席見我們的医疗用具較完备，刀子、钳子等各种手术器械一排排整齐地摆在玻璃柜內，很滿意，說：“你們这医院的条件不錯。”

在參觀病房时，毛主席問了伤病員同志的病情，亲切地慰問了他們。

傍晚，毛主席才回到住处休息。

这天夜里，我兴奋地回到家里。一进门，見靠門的小破房里点了盞灯，里面拴了一只驢子。借着灯光，見这只驢子一身烏黑发亮的毛，耳朵豎得高高的，四只蹄子雪白，“哪里来这么一只壮实的驢子？”我正在奇怪，我姊姊来了。她說：“是陈炳輝刚才牵来的，他說这是胜利品。是林彪同志送給你的。”

我高兴极了，用手不断地摸着驢子身上的黑毛，心想：陈炳輝刚才忙得竟忘了把这件事告訴我。

怎么飼养这只牲口呢？我想起了我們隔壁有一个养馬的老乡，我要姊姊去和他商議，請他帮我飼养这只牲口，千万要把它养好。姊姊答应后就去了。

我进了屋，孩子們都沒睡，見了我，把我围住了，我母亲、愛人也都来了，問我：毛主席身体怎样？住在哪里？……她們真希望見到毛主席，我母亲說：“哪天能請